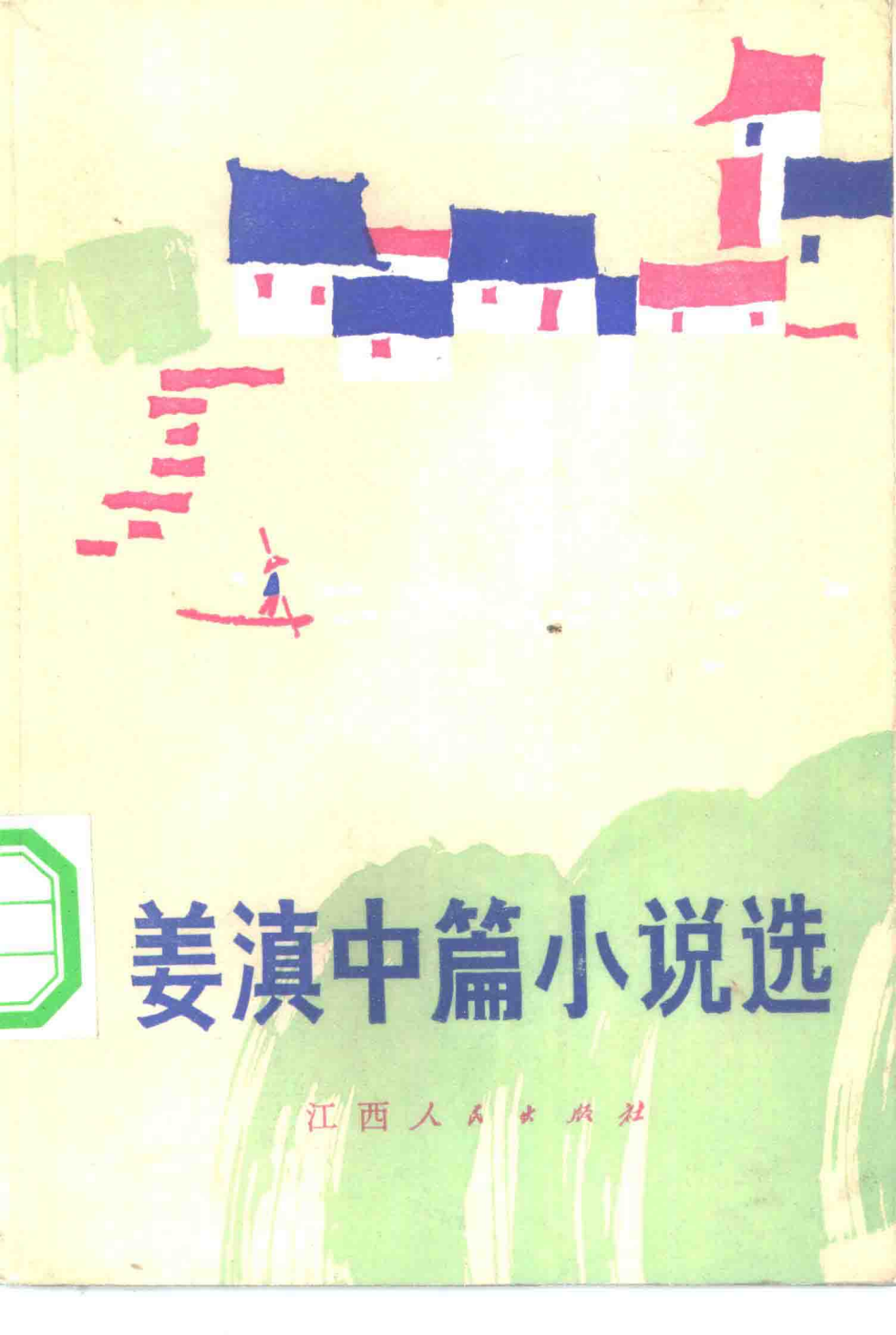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姜滇中篇小说选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姜滇中篇小说选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南昌

姜 滇 中 篇 小 说 选

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(南 昌 市 第 四 交 通 路 铁 道 东 路)

江 西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江 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 张 12.5 字 数 240 千

1983 年 8 月 第 1 版 1983 年 8 月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1 — 13,000

统 一 书 号: 10110·284 定 价: 1.02 元

目 录

水天苍苍	1
十七街的小楼	94
相会在明天	177
蔚蓝的海峡	230
清水湾，淡水湾	297
自跋	387

水 天 苍 苍

题 叙

天苍苍，水悠长……

一场空前的浩劫之后，层层波涛，在重创中回响。

茫茫逝波，曾唱过一支悲歌，纵奇而刻伤，哀怒而奋昂，惊涛裂岸，那声音呐喊着：

纵然江水有过倒流的时光，即便泡沫里泛着血腥，漩涡中泥沙俱下，然而，前去的，毕竟前去了；沉沦的，已在江底深深埋葬。

江声，依然浩荡。浪花，是美丽的，它拍打着流动的生命。激流的力量啊，原在于朝前奔腾。

秋天的大清早，天还不十分亮，从泥墙的小窗洞望出去，菜园笆只显出模模糊糊的轮廓，一排黑乎乎的香椿树和无花果的后面，流淌的小河水象蛇一样抖着鳞光。

草房里没有点灯，沾满灰尘的圆镜子里，也照不见人影。屋里的女人梳好头发，在后脑的圆髻上插了一根铝质的管子，便听见男的说：

“我也去么？”

“天没亮，你找事啊？”女的拉开槐木的白板门，身子一闪，又轻轻地带上。

女的穿过后门口的菜园笆，在韭菜畦之间落满草木灰的小径上，留下一串细碎而紧密的脚步，接着跨过小河上的木桥，朝村子南头急急地走。

这时候，两三处草房的上空，飘起了稻草火的烟味，正房边厢的猪圈门，响起了咿呀的转轴声，接着是白鹅翅膀的扑动和脚蹼打在泥地上的噼啪声。一向早起的鱼花老爹，看见草垛前面倏忽的影子，便站住了。那女人也放慢了脚步。鱼花老爹觑起眼睛，看清了是富农的老婆杨莲心，他正要问什么，只见面前的眼睛射过来一道隐藏着愁思的光，接着脸一低，象一轮冷月从夜空沉下去。女人默默地走开了。鱼花老爹还能说什么呢，这件事要是摆在别人上工的时候，就会传出“富农老婆偷偷摸摸想搞破坏”

的话来，鱼花老爹才不信这些鬼话呢，他望着迎着亮光走远的杨莲心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

村口渐渐地现出曙色，香椿树的叶子从墨团化成深绿，乌柏和枫树的红叶片，也在鱼肚白的远天上衬得分明了。

杨莲心走到村中唯一的三间青砖青瓦房子跟前，举起手来敲门。门，也是村中唯一的榆木门，又厚又重，轻轻地叩了两声，手便抖抖地落下了。她生怕敲重了，便踌躇地站在门外，心噗噗地跳，真后悔为什么不昨夜里来。这么地一怔，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隐约袭来不顺畅的预兆；看天，倒骤然地亮了许多，连榆木门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见，这才醒过来似的，对着门缝叫道：

“卢家二哥！……卢家二哥！……”

屋里全无声息。她又这么叫了一遍，隔了一歇，才传出一个瓮声瓮气的男人声音：

“谁呀？这么大早的……”

“我，应发家的……”声音细得发抖。

门开了，卢致贵的儿媳妇冷冷地膘了她一眼，便朝灶披间去了。她一个人立在堂屋里。

生产队长卢致贵，还在东屋里睡觉，他不作声，杨莲心不敢开口。

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，跟着是擦火柴、吸香烟的动作，好半天，才传过来卢致贵硬梆梆的三个字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江北娘家带信来，说我妈的病沉了……应发想请一天假，和我一起过江去，……”富农老婆一口气把话倒完了。

她说得又细又快，听不十分清楚，卢致贵就说：

“进屋来讲吧！”

富农老婆怯生生地走进房门，只见卢致贵披衣坐在床上，身边躺着他的老婆。杨莲心脚一缩，半个身子在门里，半个身子在门外。

她喃喃地又讲了一遍，连头也不敢抬。

“不行！”卢致贵干脆地挡回来，“仇应发不老实，群众反映，他抗拒监督改造，初五那天，起完山芋，他上街干什么去了？队里这两天就要开他的批判会！”

富农老婆急出汗来：“卢家二哥，真是天理良心啊，他哪……”

“以后少二哥长二哥短的，你撒泡尿照照！”队长老婆的脸从被窝里冒出来。

富农老婆靠在门槛上，不敢吱声。她虽说三十八岁，但脸相俊俏，加上水色好，所以一点也不老气。批斗仇应发的时候，队长老婆喷着白沫子骂她：“死不要脸的骚货，从小享过福的，你脸白，是从小就扑粉的……”队长老婆气不愤这白嫩的脸皮，因为它长在富农老婆脸上，而自己的脸又粗又黑。杨莲心呢，恨不得把这副脸皮撕掉，它是天生的呀，有什么法子。队长老婆平白冤枉人，说什么从小享福，唉，真是天理良心，可怎能分辨呢，话把子

在人家手里。

堂屋里的白光从房门口射进来，照在杨莲心椭圆脸上，她颤巍巍地站着，也不敢抬头看床那边，心里不知道是走好还是不走。

卢致贵吸了一口烟，把眼光从富农老婆身上收回来：

“你单身走一趟行了！”

“五年了，仇应发没离过一次家呀！”

“想过江？就是你娘死了，也不批！”

富农老婆知道不用再说了，扭身要走。

队长扫了一眼她海昌蓝褂子里面高高隆起的胸脯，冷冰冰地说：

“给你一天假，最迟末班船要赶回来！”

当村子在鸡鸣羊咩声中喧闹起来的时候，杨莲心已经穿过大半人高的棉花地，走上了直通江边渡口的圩堤。

这一大片土地，恰好在江南丘陵山区和浩浩荡荡的长江之间，最宽的地方约莫三四十里，狭长的平原沿江伸展，宛如佩在大江腰带上的一块翡翠。人们把这块富庶之地称做圩区，它确实占有山区所妒羡的水网地利，和一江之隔的苏北邻县相比，肥沃的土壤也真值得骄傲。密如蛛网的河汉，把圩田分割成许多小块。在可以自由迁徙的年代，江北的贫苦农民荡着小舟，从这些河汉驶进来，他们惊叹这里到处是一片绿色——生命和希望的颜色，于是便砍倒江边的芦苇，沿着河岸搭起一座座三角形的地棚，形

成了许多自然村。男的租田种地，女的编蒲织苇，老人摇船捕鱼，孩童张网捉鸟。从此落地生根，一代代繁衍子孙。直到现在，南北两岸还保持着血缘和家族的联系。男子汉到了成家的年岁，不管家境怎样的穷，也能从江北娶到一个不错的老婆。而江北的女子只要能到江南来便满足了，至于嫁妆多少，男人如何，是不去顾及的。

杨莲心便是这许许多多女人中的一个。现在，她正从大堤上走下来，穿过挤挤挨挨的河柳丛，爬上另外一条圩堤，圩堤外面，便是水天苍苍的大江。江滩上，长满了茂密的芦苇，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，然而忙着晚稻上场的人们，一时还顾不到它。连绵的芦苇滩活象一堵高墙，一阵江风吹来，绿色的梢头便闪开一道浑黄的口子，透过它，能望见江上的风帆。杨莲心踮起脚尖，朝江那边遥望，天高气爽，太阳明晃晃的，瞧得见对过褐色的江岸。她甚至想找一找娘家的村落，可是，绿墙的缝隙，晃来晃去，使眼睛有些发胀。

她在十四岁以前，过的是船家生涯，解放那年，父亲染疾早亡，一家人才在江边定居下来。哥哥比她大三岁，撑得一手好篙。她依稀地记得，十七岁那年，娘家怎样用小划子把她送过江来，走上又宽又平的圩堤，穿出矮柳丛和水稻田，绕过长满菖蒲的清水塘。她那时什么也不懂，只随着娘家人的脚步，走进了那三间瓦屋。男人比她大十一岁，瘦高个子，长脸，厚嘴唇，两道眉毛从眼角上弯下来，用相面先生的话说，是苦命。但杨莲心并不嫌弃，好

歹有三间屋，虽然是泥墙的，总比飘泊的船家强；再说，丈夫还有榨油的手艺，油菜上市榨油菜，黄豆上市榨黄豆，芝麻上市榨芝麻，出的苦力气，一年落得几百斤豆饼压田。仇应发呢，明白女人的苦身世，只晓得起早贪黑地忙。常言道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杨莲心的脾性恰与男人一样，凡事不吭声，闷头干活，勤谨俭约、为的早一日发家。那时候，兴办互助组，小两口的日子就象莲子拌糖，有苦有甜……但是后来，谁料到他竟划成富农，成了阶级敌人，改造对象。男人挨斗，老婆奉陪，苦活重活累不死人，冷言恶语刺透了心。说不定什么时候牵出来当活靶子。就是这样，两口子也不怨谁，甘愿逆来顺受，老老实实改造到底。屈辱、悔恨、悲哀，常伴着无声的泪流回到虔诚的脏腑里去。但是，最不能忍受的是儿女也要受到连累。自古就说“一人做事一人当”，可是因为仇应发，子子孙孙都要背黑锅，哪辈子才能清白呢？别说男人外出要请假，一家人的活动范围也只有方圆十里；过江，犹如出国境那样难。一想到这些，心就发颤，眼就发黑。她时时觉着前面模模糊糊，看不清大道朝哪边拐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她从来未想过活着的意义，只盼望周围是一片明亮，那样，心里也就明亮起来。

杨莲心沿着圩堤朝东走，不远的地方，浪拍船舷，就是渡口了。其实并无一间屋，汊河两岸，长着野艾和巴根草，一艘旧木船来回摆渡，早晚四班，现在是头班，船舱里人不多，还在等。过江的人中间，也有三两个认得杨莲

心的，但并不打招呼，知道她是七星圩富农家的老婆。渡口就叫柳叶洲。在圩区，人们习惯用形象的比喻给自然村命名，如八卦圩、凤凰圩、铜钱圩、棋盘圩……杨莲心所在的七星圩，相传有七星高照，多福多吉的寓意。好几个圩连成一片，相当于现在一个生产大队的范围，通常称做洲。如桃源洲、仙鹤洲、磨盘洲、秤砣洲、月亮洲……七星圩所在的大队，叫做柳叶洲，是因为土地的形状象一片两头窄中间宽的柳叶。柳叶绿了变黄，枯了又绿，年复一年，象一叶扁舟普渡着芸芸众生。

从柳叶洲渡口下江，再从柳叶洲渡口靠岸，杨莲心整整用掉一天。去时顺风顺水，倒很合归乡的心情；回来却是逆水行舟，木船在浪间颠簸，好似在原处碇停。太阳渐渐落到山背后去了，眼见暮云低垂，江水转暗，杨莲心不觉焦躁起来，待到上岸的时候，芦苇墙已成了灰朦朦的一片，高高的圩堤，那条笔直的剪影，与参差不齐的树丛模模糊糊地叠在一起，目力所及的地方，似乎并不见一个人影，而看圩人孤零零的芦棚，还没有亮起灯光。棚前一株老枫树，红叶在风中飒飒作响。

杨莲心没有单独走过夜路，何况这圩堤两边的坡道上，尽是馒头似的坟塚。别处的坟早削平了，栽上紫穗槐，只有这里还留着。一眼扫过去，那些歪歪斜斜的石碑后面，仿佛藏着一个鬼魂……毛骨悚然中，她略略顿了顿脚步，眼睛不敢斜视。她起先很想跟同船的人一起走，然而人家的眼光是那么冷，又故意放开步，不愿和她搭

伴。

她于是匆匆地往前走，脚板踩在泥地上，响蹬蹬的，壮自己胆子。只要走完河柳丛，就不怕了，翻过里边那条圩堤，再下去就是棉花地，七星圩村头的老枫树也就望得见了——她心里想。

队长为人尖刻，只给一天假，她说说不出的怨愤。可上级偏偏表扬队长阶级斗争观念强，其实哪个社员不防着他，鱼花老爹五代赤贫，一样受他的气！——她边走边想。

娘的气喘病，一受凉就要发。哥哥在机运船上，顾不上家。可是娘比自己想得开，她三番五次关照，党的政策不会错，共产党是大救星。千想万想，往自家错上想，驴不走磨不转，……共产党是大救星！——她心里恍恍惚惚地想。

到了朝河柳丛拐弯的地方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双脚从坟头之间的一条小路斜插下去，沁出了一身冷汗。天色还未黑透，前面柳丛的一簇簇黑影，宛如蹲踞的一尊尊怪物。蓦地，传来一声响动，她站住了，朝前看时，一条黑影正挡在小路的中间，她不敢走过去，也不敢看身后的坟地。

那黑影移上一步，发出人的声音：

“应发家的，到底赶回来了！……嘻嘻！……”

分明是卢队长。杨莲心的心不由一缩。

卢致贵敞着蓝布褂子的五颗钮扣，嘻皮笑脸地荡过来。惊慌失措的杨莲心还未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，就被一

把抱住，她用力挣脱，可是粗大的胳膊就象两道铁条一样箍在腰上，硬梆梆的胡腮压住脸，鼻孔的粗气热烘烘直冲过来……

“不！……不！……”她挣扎着，只觉得胸口被铁板夹住似地喘不过气来。

卢致贵在富农老婆的白脸皮上胡乱地蹭着，又开手掌胡乱摸索……

“不！……不能！……”

杨莲心浑身腾起一股热气，通红的脸直往后倒，她拼足力气，用腕部抵住对方硬梆梆的下巴，一面张开嘴，吐出有气无力的喊声：

“来人……”

铁箍松开了，卢致贵板起面孔，用压低了的短促的声音喊道：

“再喊，叫仇应发倒霉！”

杨莲心全身发软，颤栗地朝后退了两步，一阵晕眩，痉挛地用双手捂住脸。

卢致贵趁机抱住她，朝柳树根压下去。

二

自从那回见不得人的事情之后，杨莲心越发地担惊受怕了。她常常躲开丈夫的眼光——给过她温存和爱抚，也含着谅解和负疚的眼光。现在，这眼光变得木然呆滞了，

越是显出怜悯和伤痛，就越叫人悲哀。她本不该瞒着自己的丈夫，可是又怕他闹出事来——老实人的血管里流的也是血，有谁能忍受妻子遭人侮辱呢？事情拖下来，时光越久，就越觉得对不起他。

然而，更讨厌的是卢致贵仍时时来纠缠。每回派工，照例是富农家的人干最重的活，可是有一天，卢致贵故意叫她和会计一起去仓库称黄豆。别人风风火火地下了田，卢致贵又把会计支走，大白天就想动手，幸亏仓库保管员二秃子敲门，才解了围。杨莲心绷着脸冲出门，二秃子也猜着了六七分。

冬月十八，北风象刀子，一早起来，卢致贵望着飞飘的雪花，又起了歹念。不一会，会计通知仇应发即刻进山买一担石灰，天黑前挑到家。别人看来，是对富农的惩罚，谁知卢致贵饿狼似地，偷偷趲进杨莲心屋里，杨莲心脸色煞白，纳鞋底针戳进了手心，她噗通一声，跪在队长面前，苦苦哀求：

“行行好，饶了我一家子吧！”

呼的一阵寒风冲破了泥洞上挡雪的破草帽，卢队长吃了一惊，松开了手。……

老天虚晃一枪，竟将色胆惊散。卢队长当然不死心，于是，毫不手软的报复，公正合法地倾泻在仇应发身上。杨莲心心有隐痛，然而屈从吗？那会带来百倍的痛楚。那将比辱骂、批斗、体罚……更加伤透他的心！肉体早变成了一头穿了鼻孔的牛，而那颗心却还是他自己的。不！决

不能损伤丈夫的心！

日子过得战战兢兢，走路、咳嗽都须十二分小心，随意吐口痰，说你存心侮人；仰头看看云彩，说你想变天。后门口的这块自留地，虽说只有三分二厘，地盘却越来越窄，隔壁人家每回翻地，总要移过来一脚，四周栽上木槿和狗橘，也还是惹事。大约是开始腌大菜的不几日，有一天仇应发刚从地里回家，只见大队民兵营长带了三个虎里虎气的青年闯进来，不由分说，四处搜查一番，竟然拎起厨房里的一篮青菜，扬长而去。仇应发跌跌绊绊地追到队长家，神志茫然地等候发落，也不知又犯了何罪。

“你干的好事，还不快招！”卢队长坐在堂屋里抽烟，两边立着民兵，威风凛凛。

“我……”仇应发实在不明白。

“我问你，这篮里的菜是哪来的？”

“自……自家地里的，种了一墒雪里蕻，一墒四月白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卢队长瞪起眼珠，手在条桌上一拍，犹如惊堂木似地响，“狗胆包天，竟敢偷队里的大菜，破坏集体生产！”

仇应发呐呐地张着嘴，急得吐不出字来。他想一定是有人诬告，便分辩道：“大早上小叶子在菜园笆砍的，留着中午煮菜饭……要说偷，五斤不过毛把钱，犯不着啊！……”

卢队长冷笑两声。民兵营长走上来就是一记嘴巴，打

得腮巴子发辣，双眼发懵。

“群众看见你天不亮砍了队里的菜，叫小叶子挑上街卖了……你不承认，就开批斗会！”

一听到“群众”两个字，魂没得了。阎王把群众扛在头上，法力无边。但仇应发实在不曾偷，这“看见”两字明明是栽赃么，他怎么也不能背贼骨头的罪名。于是说：

“谁看见了，出来当面对证……”

叭的又一记耳光，接着一阵吆喝：

“对抗群众专政！想翻天了！”

这回是卢队长亲自上来打。他中等个子，猪肺脸，龅牙，颧骨上的肉松泡泡的，社员恭维他，说是一脸福相。也有的夸他耳垂下的那颗痣长得好，将来还有大官做。他三十六岁入党那年开始发的胖，今年四十四岁，小肚子早叠出来，后颈肉厚笃笃的。他的大女儿叫卢尚琴，二十三岁，六九年上半年入党，下半年就当大队书记，又拜了公社书记倪建国做干爹，有这个靠山，他还不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；社员当面捧他一声卢队长，背地里伸舌头直叫阎王。

站在一边的大队民兵营长小邱，家就住在七星圩，可以随时听卢队长支派，他才二十八岁，和卢尚琴同属造反派，各人分个官做做。他并不知晓卢队长审堂的内情，反正枪杆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，党指向哪里，他就冲向哪里。卢队长把富农一顿臭打，还是未逼出供来，小邱上前一步，附耳道：